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1
Issue 1 第一卷第一期

Article 1

1-1-1929

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

Nai Zin ZI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謝扶雅(1929)。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1(1)，1-13。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1/iss1/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

謝扶雅

(一) 引言

近十餘年來，東西洋文化比較觀成爲國內最流行題目之一。本篇並不是想來湊什麼熱鬧，作者更非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或有所謂「學貫中西」底神通；只是偶於今春講授西洋近代哲學史到十七世紀末葉底來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8，讀了他的傳記，無意中發見他是個東西文化交涉案中頗有關係底人物，遂把他的思想，生平，與其接觸中國之由來及所受影響，連帶了他的中國觀，拉拉雜雜地一併介紹過來。

(二) 來氏小影

世界上如果真有所謂「博」士者，我必首推來布尼茲。哲學——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兩方面——不消說，他在數理上，格致上，語言史料上，邏輯學上，法律學上，政治經濟上，教會及神學上，皆有卓越驚人底成績。他不單是一個構思凝想潛心學問底學究，更是一個振導學術，作種種鼓勵奔走組織底實際運動底實行家⁽¹⁾，而且同時又是一個盡力於政教合作⁽²⁾國際和平運動底大經世家。據今日漢璣佛

(1) 柏林學士院就是他所發起創立(一七〇〇年)而充第一任的院長。此外維也納 Vien 彼得堡 Petersburg 特力司登 Drasden 等等地方底學士院，亦由他所嚮導籌劃而組成。

(2) 那時歐洲底國家和教會還未能融合共濟，教皇革斥國王，或國王反抗教皇底把戲

Hannover 圖書館所保存他的書簡札記⁽³⁾，查得他當年與同時代名人有來往者，實達一千零五十四位之多，而其中有三十二位是各國底君妃侯王：只此一端，可以想像他活動範圍之廣大而有力。他的舞臺宏跨數國，漢璫佛，梅滄 Mainz，維也納，柏林，倫敦，巴黎，羅馬，都是他走慣的河東熟路。

(三) 與耶穌會士之最初交際

是一件極偶然但極有趣的事情，在一六八九年底冬天，來布尼茲和一個熟悉中國情形底耶穌會⁽⁴⁾教士 Jesuits 漢名叫做閔明我底 Grimaldeum 在羅馬不期而邂逅。那時閔明我方銜中國大活動中耶穌會之命，從北京回到歐洲，徵聘有志學者一同赴華襄助，因而道出羅馬⁽⁵⁾；來布尼茲呢，那時正任漢璫佛公朝參議兼圖書館長，為受命編纂某皇族家史，四出——自一六八七至九〇年之間——探訪有關係之史料，恰恰來到羅馬，遂得與閔明我靚面。以才大如斗學趣橫溢底來氏，

時時而有。教會中復有所謂舊教與新教之爭端，新教中更有路德宗 Lutheranism 與加爾文宗 Calvinism 之膠鬪；因無聊的瑣碎的教義之糾紛，牽連到各區的分裂軋轢者甚衆。這見去才底來布尼茲常能超出於教義教派，而鼓導全歐協作政策與世界人類幸福底大局面。

(3) Bodemann 所編關於來布尼茲遺墨(信稿一項已達一萬五千封之多)底目錄兩種：

Der Briefwechsel des G. W. Leibniz, Hannover 1839.

Die Leibniz Handschriften, Hannover, 1895.

(4) Society of Jesus 為羅馬天主教之別一宗派，於一五三四年在巴黎，由一西班牙教士 St.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所創立組成，至今猶在。因教義之不同，各國多加取締，惟在英美較得自由。會員盛時皆達二萬人，其中有學問之教士頗不少。參考 Steimmetz: History of the Jesuits.

(5) 自耶穌會之伊大利教士利瑪竇 Mathieu Ricci 於一六〇一年正月四日第二次踏入北京得明神宗優容以來，耶穌會開始撒種子於中國，很早的收成便是徐光啟李之藻一班

自然不肯錯過這遠東知識獵取底機會。他從閔氏那裏詢知中國時局現狀，且與交訂稿約；滯留羅馬八閱月之中，頻相過從。後來閔氏因在華之南懷仁 Verbiest——時為駐華耶穌會教士領袖，且充清朝欽天監正——逝世，匆匆離歐返華之歸途中，來氏特鄭重寫信給他，委託他調查輸達中國文化及學術思想於歐洲。在閔明我一六九三年十二月六日果阿 Goa（西印度之一商港，今為葡萄牙殖民地）發寄來氏底覆函中，有：

「……行役蠻荒⁽⁶⁾展轉萬里；艱苦備經，心神交瘁；惟禱帝蒼暨懷念祖邦良友聊自慰耳。儻無足下及諸友人情詞殷摯之書簡遞至，吾殆淪化于夷類已。來翰所述研究問題，茲事體大，非僅儻同工群力以赴，不克報命。現同人等分駐于中國五重要區域，方從事蒐集種種寶貴之學術資料；綜其所得以傳達於歐洲，固思之

人。明社旋變，清祖代興，康熙時代，發生了一件欽天監歷法爭案，結果耶穌會士派得大勝利，南懷仁被任為欽天監正，深得康熙帝之寵信。南氏以為在中國宣教之時機大熟，力懇歐洲多派有學問之教士來華。第一批應募者為法王遣之 Bouvet (白進) Gerbillon (張誠) Le Comte (李明) Visdelou (劉應) Fontaney (洪若) 五人，於一六八八年到北京，極承殊遇，尤以張誠，白進，為最得康熙帝之歡心，置諸宮中，以備不時垂詢樞機。白進後撰康熙帝傳述，於來布尼茲中國新事譯編第二版時，(1679)併入印行。書中盛贊康熙之為當今英主，實現儒家聖王政治之理想，給予歐人以猛盪的刺激。張誠在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案中，為清廷極有力之折衝者，爭回利權不少。於是康熙益信重西教士之言，遂於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下詔准許傳教及信仰自由。閔明我即於此等流運中，歸歐羅致幫手。參考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120 ff.

(6) 閔明我本想從俄羅斯東北境陸路近北京，但那時自然還沒有西伯利亞鐵道，這條路大不易走；於是折回日內瓦從 Marseille 航渡 Smyrna 灣，東入波斯，想橫斷中央亞細亞高原而回中國，但此計畫顯然又歸失敗。結局只好南下印度，經南洋而到廣東。果阿所發之信，便在此行程中。

所大願。深望執事贊襄一切，并為闡明中國文化之真相以公於世……」(7)

一類話，自然更鼓盪了來氏中國研究底雄心。其結果遂有

(四) *Novissima Sinica* (中國新事萃編)

一書之公世。來氏雖是德國人，但那時歐洲學術界底著作，還流行拉丁語，本書自然也是拉丁文的了。書題之長，為歷史上所未曾有。其全文為：

Novissima Sinica. Historiu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 in quibus De Christianismo publica nunc primum autoritate propagato missa in Europam reatio exhibetur, deque favore scientiarum Europaearum ac moribus gentis et ipsius praesertim Monarchae, tum et de bello Sinensium cum Moscis. ac pace constituta, multa haecenus ignota explicantur.

譯出來是：

中國最近事情——現代歷史資料：內容為最近始得中國政府特許傳宣基督教情形的報告，為歐洲學術界所渴欲探知之中國民族及其皇帝之情狀，並中國與俄羅斯爭戰媾和締約經過種種珍聞。

書名之下，題「Edente G. G. L. Anno M DC XC VII」，譯言「G. G. L 編輯，一六九七年出版」。這個三字母 G. G. L 底隱名，直到現在，方証實即是來布尼茲拉丁名 Godefridus Guilehems Leibnitius 之縮寫。

(7) Dutens, Leibnitii Opera Omnia. Tom VI. p. 227 譯文根據日人坂口品 ライブニッツノ『支那ノ最近事』ニツイテ一論文(內藤氏支那學論叢p. 876)

本書由左列七部分編合而成：——

1. 『敬致禮於讀者』……………緒論
2. 北京學社社長蘇霖 (Joseph Sualio?) 關於基督教在
中國自一六九二年起方得勅許傳道自由之報告
3. 南懷仁作，中國當今皇上欽命在華印行之天文書選
錄
4. 閔明我一六九三年十二月六日自果阿發寄致來布尼
茲之書信
5. Antonio Thomas 一六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自北京發
來之書信
6. 一六九三，九四，九五年俄羅斯 (時稱 Muscovy) 使
臣中國旅行記畧
7. 張誠一六八九年九月二，三日自中俄交界地尼布楚
Nertchinsk 書發關於中俄戰爭媾和經過之書信

本文

本書之緒論：即出自來布尼茲之手筆。從他那種樂天知命的態度⁽²⁾論斷中國與歐洲居全世界大陸底東西兩軸；為人類偉大的教化與燦爛文明之集中點，這正是奧妙不可易的神意。他以中歐兩處代表東西文化；而作公平的比較論如下：

「我們從前誰也不信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美滿，立身處

(2) 萊氏認世界的最後本質是單子 Monads。無窮數的各不相同的單子各各反映全世界；單子都是生命力，而具組織欲；分之則有個性，合之則又調和，極似由無數細胞組成之一大生機體。萊氏名此曰 Pre-established Harmony，又認這世界是再好沒有的了 Best possible World；一切都充滿着意義，都極完全，都排定妥當，都是神意，遊夏不須贊一詞！參考他的 Monadologie (單子論) 一書。

世之道更進步底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底中國，給我們以一大覺醒！東西雙方比較起來：我覺得在工藝技術上，彼此無所輕重；關於思索理論方面，我們雖優於東方一籌，而在實踐哲學方面，實在不能不認我們相形見绌。我所指的便是他們那種適合於人類生活及效用底倫理政治學說啊。」（9）

（五）來布尼茲與孔子

來布尼茲為何這樣讚美中國的倫理政治學說呢？那時經耶穌會士輸入到歐洲底中國思想，多是以孔子為中心底儒家哲學。來氏底性向和生活或者多少有與孔子相似處：半是學者，半是實行家。如果拿斯賓諾沙 Spinoza 1632—77（10）來配老子，那麼再好沒有了，就拿來布尼茲來配孔子。這裏作者必須插入一句鄭重聲明底話：請讀者萬勿誤會以為我們是夾七夾八擬於不倫地承認西洋底輪船火車就是我國底木牛流馬，西洋底 Logos 就是我國底太極……等等。斯賓諾沙底哲學當然絕對和老子不同，來布尼茲底思想亦全然與孔子迥異。不過緣分異常湊巧，來布尼茲不先不後恰生在十七世紀東西洋文化交觸之秋，接見了孔子底人格與學說，性之所近，自然會發生心與底共鳴，而本人的行動和思想也或不免受其若干暗示。那麼，這也許一件很好玩的事吧，讓我們試將他倆髮髻相類同處開一張清單來看：

孔 子

出自世家。父早死。

幼設俎豆，陳禮容。

來布尼茲

父為 Leipzig 大學教授，但早死。

自幼浸身於父之藏書室中，熟諳希

（9）Dutens: ibid. tom IV. part I p. 79 譯文根據坂口昂論文。

（10）約與來布尼茲同時而稍先，亦猶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稍先相似。斯賓諾沙孤僻的性情與其機械的宇宙觀又甚似老子，著者對此另有專文。

臘拉丁文字。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十五歲入Leipzig大學，二十二歲在Eitdorf 大學提出法律學論文，得博士。

適周，問禮於老子。

赴荷蘭，會見大哲斯賓諾沙(1676)

任魯相；夾谷之會，與齊君折衝樽俎。

任Mainz 國君之顧問，一六七二年赴巴黎與法王路易十四睦邦交。

初見重用於魯，後不得意而出國，阻陳蔡，絕糧，畏匡。

初為漢璠佛朝親信人物；迨一六九八年後，受冷淡待遇而陷於逆境。晚年益孤寂。

「子見南子」

為普魯西王后及漢璠佛公妃之家庭教師。

周遊列國，各國諸侯公卿徵詢政治倫理教育方針。

遊英法荷蘭等國，遍交王公君相，貢獻政教意見。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有名之樂天家：「他總向那最好的方面去看」(11)

始終持無過無不及之折衷主義。

調和宇宙哲學上之機械論與目的論，調和個性與社會，調和新教與舊教，調和神學與科學，以至于計劃調和東西洋兩大文化。

(11) "Er kehrte alles zum besten" 這是他秘魯 Eckhart 所評論他底話。

究竟來布尼茲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是怎麼一回事？其所受影響於他所欽慕底儒家倫理政治學說者又到怎樣程度？我們要在下面還牠一個分曉。

(六) 來氏實踐哲學中之儒家氣味

當來布尼茲以少年博士周遊列國，聲名藉甚底時候，我國儒家學術底歐譯，正陸續出現於西方。其中最重要的如：

1. Ignatius da Costa: Sapientia Sinica

這是大學譯本，一六六二年出版。

2. Pere Prosper Intercetta: 『中庸』譯並附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一六七三年出版。

- | | |
|----------------------|------------------------------------|
| 3. I'hi'ppi Couplet | } 合編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
| Prosperi Intercetta | |
| Christiani Heratrich | |
| Francisci Rougemar | |

這是學庸論語譯本，一六八七年出版。

4. Athanase Kircher: La Chine, illustre' (繪圖中國記)

一六七〇年出版，但其拉丁文本，早於一六六七年出現於荷蘭之 Amsterdam。一六七二年又翻印於柏林。這書雖非專論儒家思想，但來布尼茲採用之不少。

5. Pere Le Comte: Nouveaux Mémori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中華新印象記) 一六九七年出版。是書分兩卷，由若干書信組成。在第二卷之第二信中，論及儒家仁政底思想。

6. Bouvet: 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中國皇上小史)

一六九九年出版。是書雖非直接儒家思想，但可作為儒家聖王政治具體實現之一實例。

7. P'ere Noël: 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leine (中華帝國經書)

一七八四年出版，已在來布尼茲死後。但其拉丁文本則早於一七一一年出版，輯譯儒經不少，復有長篇之敘文，暢論中國之道德及政治，為來氏所最欣賞。

來布尼茲從上述各書中——尤其是最後一種——所得的影響，當非淺渺。此外從教士通信中，片段地得到中國古代思想資料——例如他的易經知識乃從他和白進 Bouvet 多次通信中（一六九七至一七〇二底六年間）而獲得的。老實說：要理解儒家思想，非到擒住了易經，決不能貫通牠的全部。胡適講孔子哲學，先從易着手，確是獨到的慧眼。(12) 易所論的，是天道，是「後物理學」，(Mataphysics) 是一種「理神論」Deism。儒家底政治觀是道德的政治，道德觀是政治的道德，此兩者又都從「天」演繹來下。(13) 當然儒家底天已非詩經中底天：後

(12)『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依我看來，都在一部易經。』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P. 77, 78

(13)宗教，道德，政治：在儒家思想中，是三位一體的。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是宗教性道德。

宗教



道德

政治

的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是宗教性道德。繫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這是宗教性的政治。論語載『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都是政治性

道德。『為政以德』，『政者正也』，『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都是道德性的政治。大學上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是帝天(Theological, personal)前者乃是理天(Logical, impersonal)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天即是理，即是秩序井然的自然法。與笛卡兒斯賓諾沙成大陸唯理派Rationalism鼎足而三底來布尼茲，亦認宇宙為理法一定底大秩序；神本身就是理法，神自己亦不能違此理法(14)。這樣，來氏底神，實暗與儒家底天拍合，所以對於轟動全歐糾纏百年底「儀注官司」(15)，他竭力援助耶穌會士而不直Dominicans派所為。他雖是個新教徒Protestant，然以為在他的「神」之下，羅馬教可以容納，中國底天也可以容納，一切都來歸：這顯然與儒家底「天下」主義，「大同」思想共鳴無疑。

在當時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君權萬能論(16)瀰漫於歐洲，與路易十四世「朕即國家」底氣燄萬丈中，來布尼茲獨唱「君王為人民而設，非人民為君王所有」之說，不可為非卓見驚人。他認君王應以人群公共幸福為前提，(17)而此即是為君者底義務。他常讚德

者，必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Politics, ethics, metaphysics系統一貫底三合土。遺塊三合土乃是用『禮』做成底。故曰：『禮之用，和為貴。』禮即是理：禮就主觀而論，理就客觀而論。」

(14) Leibniz: Methodus nova docendae discendaeque Juris prudentiae

(15) Questions of Rites 是由Dominican派對耶穌會士派在中國人宗教信仰及祭祖祀孔上之異議。前者認此與基督教信仰絕對衝突，後者認為兩無所妨，且認中國人之「天」即是基督教的God。雙方先後互控於羅馬教皇，自一六四五年起發生此案，直至一七四二年終算糊裏糊塗地解決。詳情見下列三書：——

Rohrbacher: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 Eglise catholique, 1643

Adrien Launay.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894

Antonis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g, 1923

(16) 見霍氏著「巨靈」Leviathan, Part II, chap. 17。君權絕對，一如上帝；不過上帝是永生的，而君王遲早會死吧。所以君王亦可稱曰「the mortal God」，即等於舊約上的「巨靈」。霍氏遂以此名其書。

王 Leopold 之賢勤，而刺路易十四之好遊失政。他的君道論好似從四書中直鈔來的。大意是：明君底資格，須具仁愛，正義，勇氣；此三者，是政治的德行，而安邦睦民之基礎。仁君罰罪，不可同裁判官那樣精明嚴厲，應有不忍人之心而施寬大的處置，因為愚民蹈法網，多出於不幸。太過姑息，固足使人民怠於守職，惟適宜的寬容，恩以濟義，實能顯彰神的光榮。(18) 有德誠爲人君之首要，但必輔以知而後可。爲人上者，須能教導人民，做他們的模範，須能審知國家公益與人民幸福之所在，而審斷執行。至於政事之處理，學術之獎導，人才之甄別登庸，尤必賴乎學，賴乎智。同時君主必須有勇；勇則能克己，能去私欲，能捍大難，禦大患。即國中有勇士強民，甘蹈鋒鏑危難以衛國家，爲人上者，更當百倍奮勇挺身前驅。縱人民好暇逸，人君不當貪安耽樂。(19) 這些都是來氏所白描的理想君王圖。(20) 噫，何其酷似「聖人之徒也」！

來氏又認道德律與自然律根本一致：道德就人事界而言，理法就自然界而言。(21) 所以有德者必知自然，樂自然。我們生而稟有本能的道德性：如同情惻隱，如親親之愛，如戀慕異性，如辭讓羞耻之心，皆常不期流露，一若機械之自動。但他方面總有私欲，邪僻之見，惡習，以障遏此本性。故欲確建品德，必賴良善習慣與教育。(22)

(17) 試比較荀子所云「君者擊也」，及孟子所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句。

(18) 試比較孟子所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諸掌」，及書經上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19) 比較孟子的「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及書經上五子之歌諸篇。

(20) *Datens: Opera Omnia, T. IV. Part I.*

(21) 比較易經上的天地人三才論。

來氏又論到道德與幸福之相應：(23) 有德者必有福，因我們的世界是一個秩序不忒正義昭彰底好世界。不過目前一時的表面的快樂，未必是真幸福。真幸福是向着新的快樂恒久進步的。聖哲之學，即是如何企達福祉之學。人各自求多福，仁人明主則更為民衆求多福，以輔翊世運。換言之，道德便是依神之所好而行，因為神的本意，在錫嘉祥於人類；我們應體此好生之德(24)。這樣，來氏的道德觀，與政治，與宗教，完全「一以貫之」；真可謂深得儒家三昧！

(七) 尾聲

最後，作者要嚴重而誠懇地向讀者聲明：本人並沒有半毫動機，想借重十七世紀末的一位西洋哲學大家或大博士來抬高我國的儒家思想。儒術在歷史上的功過，自有事實為之證明，不必借盧梭孟德斯鳩們來罵，也不必借來布尼茲服爾德們來讚。尤其是儒家的賢人政治論；在今日看來當然已成思想史上陳迹底一頁。政治思想底進化，自然由獨夫政治 (for king and by king) 到聖賢政治 (for People and by King)，由聖賢政治到平民政治 (for people and by people)。西洋十七世紀正逢「朕即國家」式獨夫政治當陽的時期，所以來布尼茲進一步高唱賢君仁主。但十八世紀大革命後，西洋即已達到民權政治，其進步何等迅速！如果我們儒家在二千五百年前已提倡賢君政治廢話，照思想進化底原則，我們在戰國末年，似乎理當實現民權政治而不該再有

(22) 比較孔子所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及孟子上告子等篇。

(23) 比較中庸所引的『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下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24) 參考 Leibnitz: Plan de la Creation duns societ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en Allegmane. 譯文大意根據五來欣造氏作儒教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一書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

秦始皇漢高祖一類東西出現。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直到而今，還沒有勾得上所謂「憲政時期」，則知我國確已冠冕堂皇地開了兩千年的倒車了！

關於本問題底參考書：——

Onno Klopp: Die Werke von Leibniz

Merkel: G. W. Leibnitz und die China Mission.

Ruck: Die Leibniz'sche Staatsidee.

Leibnitz: Monadologie, 1714

Antonio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le Pe'kin, 1928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1929.

五來欣造：儒教ノ獨逸政治ニ及バセル影響，（昭和四年）

坂口昂：ライプニツノ支那最近事ニツイテ（支那學論叢，大正十五年）

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